

看一看！兩年前的“鳴放”，受到壓制！

評一評！三壞主義的形成，誰應負責！

力學教研組 劉寶智

組內同志要我公佈55年3月27日致院長，黨委會和工會信的內容，今天特尋出原稿，一字不易地繕抄一份，如下：

1955年3月27日晚致魏、杜、張三院長函

魏、杜、張，三位院長：我以國家主人翁的立場，鋼鐵學院成員之一，向黨領導告發王慕林的惡劣行為，切盼組織委員會處理下列情節，並予公告，以警將來。

(原文另抄)

我懇切地請求院領導主張公道，徹底解決這一問題，並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，不獨個人十分盼感，安定教學情緒，同時亦受益不少，對於教學改革亦有幫助。此致 敬禮。

1955年3月28日抄送黨委會函

黨委會同志：鋼鐵黨委會是鋼鐵最高指導機構；我是黨外人士，對於「王慕林的惡劣行為」，確實憤慨異常，除負責專呈學院領導魏、杜、張院長正式告發外，並抄上致院長函原稿，敬希組織調查，徹底予以解決，感荷之至。此致 敬禮。

1955年3月28日抄送工會函

工會負責同志：我以工會會員地位，向你們控訴「昨日下午，王慕林倚勢欺凌個人，侵犯個人居家安寧」關於王慕林日常所作所為，除負責專呈學院領導三院長正式告發外，(附抄致院長函)並乞工會伸出援助的手，以協助行政立場，督促學院，清查此一事件。此致 敬禮。

原函內容：(致院長函)

王慕林嚴重地違反黨的政策：有原則的團結知識分子；模糊黨外人士對黨的認識和信仰。平時宣傳參加革命有功，以「功臣」自居，(在鋼鐵幹部小學作報告，自吹自打，小學應有報道)。享受一點，是應當的，開口閉口，我是總務長，我要管一切。命令不許這樣做，那樣做，事實上管什麼呢？第一天和樓下某位先生的小孩吵了一場，第二天發動事務處若干工友來搬走幾十塊磚頭，這樣，總務長的尊嚴，算是維持住了。可是吓唬不了不犯錯誤的家屬。無怪乎人家都說：「黨原來是老虎皮，只要參加過黨，就可耀武揚威，就可以說，江山是老子打的，應當享受一點。不管是否能做事，就憑這一點，吃喝就不盡了」。根據這種思想，造成下列事件：

(1) 將公物搬回私人住宅佔用：這點請清查一下，兩段櫃及裝儀器的小木箱，不知不覺，已擱在家里了。誠然，廢物利用，可惜只有自己一家，大約是先到手為強，拿不着的遭殃。但是，兩段櫃又是學院才新制訂的，未經分配，如何分配，是不夠了解的。大約是「功臣」，可以無條件供應的！

(2) 利用職權，貪圖逢迎。自家未參加鋼鐵合作社，一切用品，自然有所屬人員來代辦。(化錢不化錢，我可不知道)。豆漿、蔬菜、魚肉到時自有廚房送來，代為清洗，代為割切，這樣自己家不顧女工，還是過得很輕鬆適意，不管你合作社大家有什麼意見，我不過問。我是學院總務長，家屬生活，與我何干，吃不着東西，只怪自己沒有掛上一塊「參加革命」的招牌，否則不也是總務長了，吃喝就不煩神。

(3) 「一人成佛，雞犬升天」。自己是總務長，當然關關可以打通，別人也一定要賣眼(不賣眼就給你一個整扭)。姪女進了鋼鐵保育所，姪兒進了總務處，當然，有了親人小孩在保育所，有了照顧；總務處人員的動態，有了小耳朵。這種軍事行動，決不是我黨外人士所能掌握的。

事態演變的結果，「高高在上，路人側目」，更進一步，還要馴服你們不賣眼的東西。今(昨)天下午，來勢洶洶然，大敲我家的門，第一句，就是「你家小孩要教育教

育」，為什麼要教育？犯了貪污？犯了新三反？犯了黨紀？這種訓斥人的口吻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附註」：當時氣憤填胸，急不擇言，今天看來若干語句不太通順，也有不能完全表達原意之處，例如「黨原來是老虎皮」，是黨員把黨當作老虎皮，護身披。數字之差漏，不能引起其他糾紛。也是我一個長久時期措的包袱，不過，我願意發表這封信的動機，是借以說明我院所存在着：官僚主義，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。

摘錄關於這事的日誌

27/3下午二時許，王慕林侵犯我家
下午三時許，我和愛人到魏院長家談這一問題，魏的態度，令人不滿，認為此事是私人問題，並發表了他本人不贊成把宿舍擱在園內的主張，似乎讓我們住在學校里，還是天大恩情。

當晚，具函魏、杜、張三院長，提出個人的告發。通夜感傷，未能成眠。

28/3清晨：昨夜雖未成眠，今日仍鼓足精神上課，授課中間，精神不濟，扶講桌講課，勉強支持至下課。課後，由教研組同志王振等扶送回家休息。

午飯前，樓下郭楠教授聞訊上，給我一些安慰。

30/3下午，黨委會林楠同志電話約我去她家談話，問了當天糾紛經過，最後告訴我：王是老干部，性情粗暴些，黨將繼續給予教育。這種說法，似乎是你將就些吧，我給你面子，可以了。

1/4晚飯後，楊尚灼教授聞人言，來勸慰多時離去。

3/4午，工會付主席徐文興代表工會來敷衍一番離去。

3/5晚：繕寫致魏、杜、張院長第二封信，內容是：「寶智曾於27/3晚遣次女送上簽章負責的信函一件，呼請領導對王慕林的惡劣行為，予以及時的裁制，時已逾月，未荷賜復，亦未見學院採取適當的處理，殊屬憾然。最近再度學習了黨的四中全會決議，體會13/4

光明日報及14/4，15/4人民日報社評的精神，及遵照人民憲法第97條規定的權利和步驟，為了國家工業化的遠景，有正義的人們，要堅決地，不懈地和坏人坏事作鬥爭。因此，不揣冒昧，不厭其煩地，再向鈞座提出此事，並希望獲悉領導的意圖，前函所列举的事實，如有不正確或失實之處，亦願恭聆指責，切盼勿再以「個人問題」等閑視之。臨筆不勝待命之至。此致 敬禮。

4/5昨晚繕就之函，由機械系辦公室登記送出。

6/5晚(7:30—9:30)人事室主任王云來談。解釋王慕林的姪兒，並不是地主家庭子弟(致黨委會信眉批上有請查一查成份語)，還是一個青年團員，他的組織關係，我們就要去調來。不過王慕林確也不對，姪兒什麼地方不好介紹，何必一定要安插在鋼院。我當時有這樣感覺，人事室處理人事的原則，原來是這樣。

12/5上午9:30—11:00機械系主任呂桂彤來談；魏院長預備在13/5下午約我在院長會客室談話。

13/5下午3:30在院長室，出席有魏院長，林楠同志，王云同志，呂桂彤主任及本人。首由魏院長說，王慕林的錯誤，並沒有達到開除黨籍的處分，黨內是給他教育的，要叫他好好地檢討。他在小學的講話，小學沒有記錄，不能証實他抹殺了黨的教育而自吹功勳。學校傢俱供應的制度，我也不清楚。大廚房代他买菜，是廚司夫同他的交情，幫他帶帶，未始不可。豆漿的事，聽說已不送了。

次由王云同志說話，說的內容，還是6/5晚間在我家說的那些話。

林楠同志和呂桂彤主任未說話。

最近，魏院長提出信上語句不當，黨是不吃人的，不是老虎。我解釋說，詞句不當，急不擇言我自己要自我檢查。我的意思是黨員把黨當作老虎皮，護身披，披了黨的招牌，就可以任意的欺負人。我在高等學校里，工作了二十多年，做的是教育工作，今天有人教育我，要教育教育我家小孩，大約我的教育不夠，這碗教育飯，我想不能吃了。魏院長當即問還有什麼意見，我回答說，學校怎樣處理，是學校的權，我不能干涉，只要保證我不再發生此類事情，住家安寧就可以了。談話就這樣結束。

「附註」今天看來，這次談話，充分地表現了院領導袒護黨員干部的作風，人事制度的紊亂。

林升華在5月21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

我與黨團行政領導人員都很少接觸，所以對學校一切情況了解得不够全面，就我个人几年来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體驗到的情況，提出以下幾點意見，供我黨委整風之用。

黨員威風凜凜盛氣凌人

我是1953年調到鋼院工作的，當時教研組中除我年紀比較老些外，尚有中年教師四、五人，青年教師七、八人。我覺得個別黨員教師與一般中年教師相處，總是不和的，同時黨員教師與非黨員青年教師的意見也不大融洽，這是誰之過呢？群眾呢？還是黨員呢？奇怪的事是1954年化學教研組分為普通化學，分析化學和物理化學三組時，各組教師們都來打聽黨員教師是否分配來，他們害怕黨員的心理由此可知。

在教研組中，黨員教師不重視中老年教師，只知道團結青年團員教師，因此，建立起黨群隔閡，造成開會時多數青年團員教師唯黨員教師馬首是瞻。有時對某一問題個別交換意見時，大家都贊成，但在會上黨員教師突然發表了不同的意見，於是有的人就不作聲，有的人就馬上隨聲附和了。在政治學習和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過程中，也存在着教條主義，思想束縛得實在太利害。簡直思想都沒有自由，(不是說我們不願意思想改造，這與思想改造有區別)這種過程要教育人說假話。記得有一次在學習一個文件時我特意提出反面意見(我當面說過希望打開冷靜局面與不講話的僵局)做到大家熱烈爭辯得出結論。我在学习時提反面

意見，在肅反時就被批評思想反動。記得，在一次討論中我說過：個人行為不好會破壞集體名譽，我們要小心。我舉例說：二野部隊解放福建時紀律嚴明，真是做到一針一線不取于民，後來二野西調，駐的是地方新編部隊就不是這樣了，破壞了解放軍的名譽。另外，有一次乘公共汽車到花園路時，有一群軍人不守秩序，擠進汽車與乘客衝突，漫罵乘客，態度凶惡，幸虧車中一軍官站起來，才阻止了這群軍人的無禮，因此我說：對於個別兵我還是害怕的。在肅反時，黨員們批評我思想有問題，說我害怕解放軍(將我說的個別兵改為解放軍)除了敵人才害怕解放軍，你為什麼害怕解放軍？這不是又想扣上帽子么？有一天報紙上報導飛機是俄國人發明的，有一位同志說：飛機是俄國人發明的，這我倒不知道，我從旁說道：好幾架飛機是德國人發明的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時，德國人製造了二條飛機，(飛機的前身)當時曾震驚了協約國。結果，肅反時我就被批評不相信報紙，不虛心學習蘇聯。1954年春教研組里有二位助教要提升定級，一個當時是候補黨員，另一個是團員，按業務水平和工作能力兩個都應當提升，我作為教研組主任推薦兩個一同提升。結果，人事室通知只提升了候補黨員，沒有提升另一個。於是幾位團員同志都覺得很不平，要我到人事室問個明白，作個詳細解釋。我就照樣做了(我實在也覺得不平)雖提意見但結果無效，人事室已決

(下轉第二版)

(上接第一版)

定了。人事室不按教研組主任推荐，又不顧輿論，只凭片面汇报就作出主觀决定。我就感慨地說：党团员尚有区别，你們青年人应争取作党员。在肅反时我被吓得魂飞胆丧，他們高高在上，在數十人中罵我：你这思想是什么思想？什么党员与非党员？党向来是公正的，你批評党？你侮辱党？你自己想想看？我只得低头認罪說：我没有批評党，我不过錯在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志耳。

定級評薪存在着宗派主义，主觀主义

前面已經說过評薪定級不按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，而且也不顧群众輿論，只按主觀与宗派来定高低，記得1954年全院作一次調整工資工作，当时只是个別人升級，还召集大家討論，去年工資大調整涉及每个人，却不讓入討論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以前教授工資分为十二級，現在合併为六級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大家利益所在豈容輕視，高院長作定級評薪動員报告時說：定級評薪要根据教学成績工作量、任务、科学研究、学历、教学年齡等！对于科学研究來說，在目前情况下大家大同小異，个别有特殊成績者有特殊照顧尽人皆知，就与自己条件來說：我觉得我被評得很公平，我自己觉得教学成績也不錯，逐年提高，工作量五年來每年都是滿額，任务也不輕，学历也不在人之下，教齡有

三十余年，为什么被評得这样低，我实在不解？誰在作崇呢？普通的來說，以前比我高二級者現在还是比我高二級（十二級合併为六級）有的比我高一級者，現在比我高二級，与我同級者現在比我高一級，以前比我低一級或二級的，現在与我同級了，这样似乎我永远无抬头的机会了，我不是妒人家升級，他們升級是应当的奇怪的事，我努力工作不但空了，还被領導看不起呢？試問这样評薪是合乎按劳規則么？有沒有宗派主义，主觀主义在作崇呢？

人事處和總務處所屬各科室都存在着官僚主义

前年普通化学教研組，教学人員不够，人事室首先答应由分析化学教研組暫借一人，不成功，以后人事室再三再四保證由物理化学教研組暫借一人，結果也成为泡影，这是領導輕視普通化学呢？是調扒不灵呢？只有人事室知道。

总务处的工作总是拖拖拉拉，不負責任，三年前實驗室为了在楼梯下隔个儲藏有爆炸性的药品的房間，實驗室負責人找总务处談了二十多次問題，还未得解决，去年改建天平室时总务科也是照样不負責，鬧到总务处时，总务長官架子十足，問題还是不得解决。本学期實驗室酸缸工友不肯倒，鬧几个月的問題，才得解决，本学期308号實驗室二个月沒有人打扫，打电话給总务科、总务处問題都不得解决，最終待高院長亲自出馬問題，才得到解决。三个

實驗室沒有講台，向总务处申請了三年多均拖拖拉拉不作解决。先要講台图案，給了图案就置之不理，不久图案也被抛掉了，再問之則節約，沒有木材，待高院長問到此事时，新的总务處長回答說：講台多呢！放在儲藏室存着呢，你看官僚不官僚？

在总务处指导下，鍋爐房、瓦工室、工友等都变成工“官”，一次家里水管漏，打电话給鍋爐房促了三日不見人影，后来請王总务長打个电话，工人才来修理水管，前一个多月家里爐灶有些损坏，我打电话問总务科，誰修理爐灶，总务科不告訴我瓦工室，要我打电话給鍋爐房，我打电话給东鍋爐，就說要我給西鍋爐房打电话，打給西鍋爐房，他們就說打給木工室，打給木工室說这是瓦工室的工作，瓦工室掀开了，拐了几个大灣后来才找到瓦工室，瓦工室工友也迟迟不来，催了几次才来，是做官呀是做工呢？試問总务科是故意挑难或是与我一样他們也不知道瓦工室在那里，也不知道修理爐灶是瓦工室的工作？

总务科买車票的，也有官僚作风，业余教育科去年十二月决定几个教研組要派人到上海視察函授站，我們早已决定一月廿日动身，但为什么不早些訂票呢？一个月時間还不够預訂車票么？

合作社排队买东西，最近才改善，一年來大家排队忙，总务处知道不知道呢？售貨員态度傲慢也是与总务处科室官僚作风有关的。

“鳴放”有感

新鋼

鳴放开始了，为了帮助党整风，心情是激动的，想不到今天也能由我們群众真正地，自由地向領導提出意見和批評。各級領導及許多党员同志們，一般都能虛心听取意見，这确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，这显示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偉大，更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光輝前途。

党中央的决心是很大的，希望能通过整风、消灭三大主义，糾正歪風。1942年的整风，党取得了輝煌胜利，积累了整风經驗；我們知道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党对中共的整风，是极其重視的，由此也可看出整风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大意义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，整风不惟是共产党內的事，各民主党派及广大群众，人人都有責任，协助党内整风。

几天以来，我院各單位都在进行提意見，初步打开了鳴放的局面，許多同志都很誠懇地向各級行政領導及党员同志提出許多意見，但也有部份同志，卻默然不言，或言之其半，而不尽言，对于此現象之原因，主要是存在着严重顧慮，認為今日之鳴，是党收集日后“整”的材料，今日之放，乃是日后痛苦的根源，这些想法，誠然是对“鳴”“放”有着极大阻碍的，但群众有着这些想法，却不是偶然的，有着它的历史过程，如在历次运动中，尤其是在思想改造与肅反运动中，所留下的副作用，是令人寒心的，被无理斗了，平常提意見最尖銳的人，就是挨整最厉害的人，群众在这些亲身的体驗中，获得了經驗，这条經驗就是：少发言为妙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因此群众也就不敢或不愿发言了，那么为了要搞好整风，轟开鳴放局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認為应该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。

消除歷次運動中的副作用

由于历次运动中所产生的創伤，一些人的心情是沉重的，大有“得过且过”之感。为了要發揮受副作用直接作用的人及其影响的人的积极性，就应该要从消除副作用的影响开始，如在肅反中斗錯了的，就应该向他們表示歉意，並承認自己的錯誤，恢复他們的名譽。这样作無論从法律上、道义上、从毛主席的“有反必肅，有錯必糾”的指示上来看，都是應該的。其他一切处理錯誤或不當的事情，都应该糾正，及时糾，公开糾，从而就会使这些人見到新生温暖，也就愿意發揮他們的积极性，可以为整风的彻底胜利創造条件。如領導者害怕承認錯誤，害怕喪失威信，那么反会适得其反。今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社論指出：「經驗証明，向群众实事求是地承認錯誤，並不会喪失自己的威信；相反，迴避自己責任的人，用欺騙和高压办法保护自己“威信”的人，即令成功于一时，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在群众面前破产。」

明確表示出整風的决心

在几天来的座談会上，一些同志对領導在整风中的决心表示怀疑，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具体事例表示出領導有着雄厚的决心，来搞好整风，这也就影响到群众的胆量，所以希望行政領導采取实际行动和措施，明确表示出整风的决心来。使群众对整风抱以信心，从而消除顧慮：为坚决、彻底、乾淨、全部肅清鋼院的三大主义而大胆地放。

以具體事例，教育群众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

在以前，群众提了很多意見，但是大部是如石沉大海不得回音，因此也影响了群众提意見情緒，良好的自由地发表意見的气氛就难以形成，認為提意見不能解決問題，有时反会被扣上一頂帽子。为了搞好整风，以具体事例，教育群众，提高群众的覺悟，做到一个好方法，如提的意見和問題，尽量做到及时解答和处理(如房子問題、人事問題……等)。如这样作，就会使群众感到“風”是变了，由歪到正，大家都会为此而欢呼，也就会發揮他們的积极性。

教育党员，虛心聽取群众意見

接受批評，听取意見，原是一个党员的生活准則，但有的党员却为党的威信及胜利冲昏了头腦，忘掉了这一条准則。在党员与党员之間划了一个等号，認為党员就是代表党，造成了这种荒謬的理論，以致在工作中产生許多錯誤。現在整风开始了，党员除應該檢查自己外，更要虛心听取群众意見，改进思想和工作，不要再摆出一幅以“改造者，統治者，治病救人”自居的架子。

不要顧慮重重

“百家爭鳴，百花齐放”是党和政府在長时期內治国的一个方針，而不是一个暫時性的措施，我們應該很好的認識这一点，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。我們大可不必有所顧慮，为了帮助党整风，應該做到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有的同志害怕今日鳴放，他日遭殃。那可說是这些同志們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对党中央提出的政策的理解是不够的。果真以后有人敢于打击报复，那么在党中央的支持下，在群众监督下，打击报复者，必自食其后果。真正受到打击的人，不是你而是他們。

末了

49年是政治上的春天的开始，57年是思想上的春天的开始，人們在已获得的思想上的春天里，感到春暖，但也有人感到尚有春寒。日昨路旁而过，偶听人言：某人在貼大字报时，双手发抖，我想这一定是春寒威逼所至。春天来了，暖感为什么这样迟緩？春天是美好的，大家都珍惜自己的春天，热爱自己的春天，希望行政領導要支持群众的春天，培育群众的春天，为群众展开春天的活动而努力，为消除春寒而生暖。

院黨委及院部領導 面臨着嚴重考驗

俄文教研組 李治全

自5月14日高院長做了傳達中央及北京市委的报告以后，揭发我院人民內部矛盾的運動已逐漸开展起来。广大教師及职工都本着帮助的态度，大胆地揭发了許多事件：官風遭到了打击，那些在各方面有严重錯誤的党员，受到了严厉的、来自群众的批評；正气大大发揚了。

但从另一方面看来这次揭发工作还有缺点。如：某單位还鳴放得不够，有些同志还存在着顧慮，甚至有的單位还停于討論認識上。这说明我們运动还开展得不平衡。

是的，某些單位的工作人員还有些顧慮，是难免的。因他們的領導者科長、秘書們一貫有作威作福的官僚作风，讓群众一朝一夕就起来反对他們的錯誤作风，是不容易的。但应怎么办呢？就这样下去嗎？党委和院部要想办法。这就是党委及院部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驗。

揭发中各系黑板报異常活跃，如工艺系的黑板报、工会通訊等，都揭发出大量材料。院長說边整边鳴边改进。群众都瞪着眼睛看怎样兌現这几句話。这是第二个考驗。

院刊几年来也有缺点，如报导不生动、長篇大論的說教条等。这次群众来稿是多的，建議你們增多版面，如人少就适当地抽些人。配合上群众的脚步。这是第三个考驗。

另外建議党委或院部領導成立接待室。讓那些不能执笔的人也能暢所欲言。

讓鋼院从此學風上漲。打倒官風。从此要把歪風彻底压下去。正气得到象雨后春筍一样的上昇。

來函照登

軋57.2班的聲明

院刊5月24日登載的我班同学給党中央的信，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，有必要在此聲明：

第一，編輯部給这封信加上一个 軋57.2班部份同学……的标题，我們是不能理解的。我班共25人，有22人签名。誰都知道，按照詞意和中国习惯，称作“部份”是不确切的，甚至是錯誤。

第二，我們的信，是4月28日給党委的，而起草又远在4月10日四年級同学学习“再論”时就开始了。院刊編輯部不把发信日期登上是应该的。要知道，这封信目前看来，似乎很平淡。可是，在当时，确实受到不小的阻力。

軋57.2班同學 5月25日